

吳英威編

吳佩孚將軍生平傳

智識書店出版

序

在昔軍閥時代，天下擾擾，今日甲擁護乙，明日甲又擁護丙。分派分系，各爲其私。不問其國體如何？政體如何？祇要拳頭大，臂膀粗，擁兵十萬八萬，地盤三省四省，如是，我即可爲首領，天下亦靡不從風。迨後，冰山倒，猢猻散，無權無勢，身敗名裂，不計也。萬人唾罵，不恥也。祇要爲政數年，我已面團團成富翁，買國外匯票，作海外寓公，不惜以民脂民膏，分送與外人求其保護足矣！若是者，回憶當初，比比皆是，髮不勝指，指不勝屈。惟吳佩孚將軍不要錢，不怕死，不賣國，不出洋，此四者，是將軍之特長，余不敏，今將其生平之事蹟分章叙錄於後，蓋以示遺念也。

吳英威敘於北平中山草堂

吳佩孚將軍生平傳目次

序	一
第一章 十虎鬧壽	一
第二章 兵裏遇見秀才	四
第三章 一次風流生涯	九
第四章 一言之力青雲直上	一四
第五章 治軍於衡陽	一八
第六章 打陸薦曹	二二
第七章 吳主帥的妙算	二六
第八章 張軍禍湘	三〇
第九章 閃電戰	三三
第十〇章 待他如己	三七
第十一章 四頭會議	四一
第十二章 敵乎友乎	四四
第十三章 聯電討梁	五二
第十四章 暫時屈服	五六

第十五章	以爪還牙·····	六〇
第十六章	何家的總統？·····	六六
第十七章	酒後揮詩悲天下之不平·····	七五
第十八章	軟化·····	七九
第十九章	不祥之兆·····	八四
第二十章	居黃州·····	九二
第二十一章	東山再起·····	一〇三
第二十二章	一夕萬變·····	一〇八
第二十三章	信譽重過生命·····	一一四
第二十四章	吳唐反臉·····	一二四
第二十五章	照相機出了毛病嗎？·····	一二八
第二十六章	血戰武昌·····	一三四
第二十七章	報應循環·····	一四一
第二十八章	國事國人自了之·····	一五六

吳佩孚將軍生平傳

十虎鬪壽

吳佩孚將軍字子玉，山東蓬萊人。少年失父，太夫人教之甚嚴，所以養成其剛毅不屈之個性。妻李氏奉姑至孝，有「玉美人」之稱。弟文孚初亦學儒，後碌碌無成。將軍無子，以弟之子道時爲嗣。不免太老而乏味了。

將軍雖投登州考試，中第二十七名秀才，確與市井常兒無異，生活淡淡與常人同。將軍投軍的動機非所謂「抱行俠成雄大志」他是酸秀才，大烟吃上了癮，因要報吃大烟受辱闖了窮禍，而逃出故鄉，因而受生活壓迫，先賣卦後當兵爲其避禍安身之計。假如不抽大烟，或許他後來不會造成其「虎路洛陽」的地位，也許鬱鬱老死故鄉矣，與花同落，與草同腐。

登州有名「八大家」，即古云所謂「巨室」，現代稱爲「土豪劣紳」之夥。其中頂有勢力的一個叫翁欽生，以經商起家，其支店遠及東三省一帶。朝內有他的親戚，他本人與地方官府，是一鼻通氣，全城視爲一個了不起的人物。那時烟燈林立，其中有「雅座」與「普通座」之別：雅座是單房，炕上鋪着大紅毯，是留給特等階級客人享受的。那時不論富翁或窮漢都不願在自己家裏

開燈，往往呼朋引友到烟燈裏抽得滿屋子烏烟瘴氣，以為不如此不算過癮，頗像近年來北平及廣州人坐茶館的風氣。吳子玉屬於窮漢一類，只能在「普通之座」走走，不敢與八大家並肩而立。有一天，吳的烟癮大發，一脚跨進烟燈，因「普通之座」容滿，乃與烟夥商量，想在雅座內暫抽幾口馬上就走。烟夥縐着雙眉說：「雅座確是有一間，翁爺獨個兒躺着午睡，可是咱們不敢讓你闖進。」吳連聲說：「翁爺是熟人，我過一下癮馬上就走，讓我自己和他商量」。

子玉賠着一副笑臉走進那間雅座。翁只略看了一眼，懶懶說道：「老二來幹嗎？」吳婉言地說明來意，翁「呸」了一聲，把腿伸直用力一踢道：「滾開去！」

吳敢怒不言，低着頭走了出去，烟夥們報以輕蔑眼光。

除了「八大家」之外，登州府裏著名人物還有所謂「九虎」是一羣專管閑事的訟棍。都是些窮而無賴的不第秀才，官府視為浪子，「八大家」對他們亦有三分畏懼，正合着「富人怕光棍」的一句俗話。有一天這個「不第秀才集團」來了一個請求入盟的及第的秀才，大家問他「願幹嗎就加入？」吳重重地吁了一口氣，想起烟燈受辱的事不若入夥成團以資將來出這口怨氣，請大家想個主意去打不平。這些人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閩王，豈有袖手之理！他們一個個拍着胸脯說道：「這要老二肯加入，天大的事，咱們全團都去，讓那個雜種知道咱們利害！」

這叫無巧不成書，翁老太太做壽唱戲，滿城官員無不登門拜祝。吃完了壽筵，男女賓客分坐

兩廂看戲，正聽得津津有味之際，十虎借「賀壽」為名闖入劇場，直向女賓一廂奔去，向着女賓做出種種醜態，嚇得她們沒命亂跑，真是一樹嫩花遭着突來的狂風暴雨，弄得「花宮大亂」，氣得翁怪眼圓睜大呼道：「還了得，快把這類痞棍綁到府縣衙裏去！」

十個紙老虎，怎擋得如狼似虎的豪僕，十虎變成了十隻落湯的老鼠——抱頭鼠竄而出。吳瀟得快，却做了漏網之魚，集團中有幾個成了籠中老鼠了。翁打聽得魁首是吳，囑託府台指名拿辦，吳在家鄉不能安身，倉皇逃往北京。真是驚弓之鳥，翼重途長，吳在旅程中想着，「惡紳誠然可恨，大烟尤為亡身之患。」他從此恨大烟尤比恨劣紳還要利害。這是他走出黑籍而登彼岸的一大教訓。

北京崇文門外中帽胡同「隆慶棧」是蓬萊人所開的，那天來了一個開「花宮」的吳子玉，店主人孫老者知道他身邊沒有「文」，念在「同鄉」份上，姑且讓他住住，却不准白吃白喝。他拍着吳的肩頭說：「老鄉，你這個秀才名頭有何益處？饑不能當食，寒不能當衣，還是改行混口飯吃吃才對呀！」吳苦笑，眨了一隻眼道：「我一無所學光會畫花算命。」孫說：「畫花不濟事，在這個年頭能有幾個好玩花草的顧主，還是算命的好。」

吳從此在崇文門外搭起課棚以賣卦餬口。飯倒免強有得吃，可是吃得並不飽，生意好時還可過過，生意不好時店主人只准吃稀飯。而且整天在曠場中喝着呼呼的西北風，說的連自己都不

能相信的鬼話。吳生平不嗜江湖術，不懂得南腔北調，所以他的生意不十分好。

有一天，他在瞑目回憶大鬧「花宮」那一天是他指揮喊着：「咱們向那廂衝呀！」一位口操蓬萊音的漢子踱到課棚邊。吳拱拱手說：「老鄉，你問的何事！還是算命嗎？」那人撲嗤一笑道：「老弟，真是想生意想瘋了，連你堂哥哥都不認識了嗎？」吳抬頭一看，果然不錯是多年未見的堂兄亮孚，臉上不覺汗顏。亮孚說：「昨天我從這兒經過，遠看好像你，近看更像你，越看越像你，後來簡直地認定是你。今天咱們喝幾杯去吧。」

吳收起課棚，隨着亮孚走到一家酒樓，隨便叫了幾樣，炒腰，烹肚之類，填塞了多年不知肉味的枯腸，覺得肚中不知裝進了什麼？真有說不出口的滋味，終至一飯難忘了。亮孚望着他的堂弟嘆氣說：「兄弟，聽我說，人要往高處爬才好，算命那有出息？老弟年紀說小也不小了。依我看，萬般皆下品，唯有當兵高。你若聽我的話，不是我說句奉承你，三五載之間你不戴紅頂子，前衛後擁，算不起我吳亮孚的眼光。」吳聽了却也有動五中，但沒說什麼。漸漸地越談越起勁，酒也越喝越多。臨別時亮孚從肚兜裏掏出幾兩銀子交給吳說：「莫遲疑，快快去吧！」

兵裏遇見秀才

庚子事變後，天津不許駐兵，清廷迫不得已，以「巡警營北段」維持天津秩序，餘一種變調

的軍隊。光緒三十年袁世凱改編「巡警營」爲北洋第六鎮，以馮國璋爲師長。是年四月，第四第六兩鎮舉行秋操，第六鎮改爲第三鎮，馮國璋外調，以段祺瑞接任。三十一年九月，該鎮駐防娘子關時，第九標一個兵士打了洋教習的耳光，全標鼓噪起來，洋教習吃了一場暗虧，終因不服，控段治軍不嚴，袁下令撤換，令段芝貴升任。三十二年芝貴因案免職，仍由段祺瑞回任。三十三年該鎮調往關外駐防長春南嶺黑嘴子，其時段又辭去，後繼者爲旗人鳳山，不久由曹錕升補。宣統二年仍往東三省擔任勦匪。三年調回關內，駐娘子關監視北方革命行動。到民國元年，第三鎮改名第三師，曹錕仍任師長。

吳受了堂兄的鼓勵，於光緒二十四年往投武衛軍前軍統領聶公庭（字士成，駐天津）帳下，因體弱未入選，僅僅補了個供人驅使的勤務兵。庚子年武衛軍全軍潰散，吳流蕩到保定。二十八年六月十三日回到天津投入巡警營仍供原職。

膠縣人郭緒棟字樑丞，學書不成，學劍亦失敗，遂往天津在巡警營當「文案師爺」。一天，郭命吳費送公文一件，吳偶然翻開來一看，口中咕噥着說：「這個典故用錯了呀。」

「你說什麼？」郭師爺半生氣半帶疑地問道。

「我說師爺用典稍有錯誤。」

「你說我錯在什麼地方？」

兵裏遇見秀才

「就是這一句呀。」

郭自己檢查了一下，還不明白錯的理由，再把詞典翻開一查，果然說得牛頭不對馬面。他暗暗慚愧，把吳叫近前來看，是個文弱的書生模樣。郭問：「你唸過書嗎？」

「唸過幾年。」吳答。

「考試過嗎？」郭問。

「中過秀才。」吳答。

郭又叫了聲「慚愧。」他不禁嘆息着說：「人說秀才遇着兵，我今天在兵裏頭遇着了秀才。你是正式秀才，我還是一個不第的秀才，這樣好意思做你的上司人嗎？」

即請吳同桌吃飯，吳惶懼不敢。郭說：「我們現在是朋友了，沒有階級，何必如此呢。」吳見他一片赤忱，只好抱着「恭敬不若從命」的見解，不料引起了同桌的那些尉官階級的軍佐，羞與吳爲伍。往日他們聽號吃飯無不按時而到，有時還要爭先恐後，可是現在呢，千呼萬喚，不見而出。他們鬧出「罷食」起來了。平時「罷工罷市」是抵制資本家，現在他們是抵制低低在下的與勤務同桌吃飯了。

歡喜嘆氣的郭不禁又嘆一口氣說：「軍佐們不屑與你爲伍，其實呢，他們那裏夠得上？此地終非風樓之所，我總得替你想點出路。」

當什麼？當勤務終非出路，郭想了一會，忽然而帶笑顏說有了，現在開平軍官學校，才是獵取功名的唯一捷徑。郭隨向他的上司段芝貴大吹大擂了一番，保吳入開平武備學校。吳在這時又遇了難題：過去投軍以體弱被黜，這次入學試驗又以面瘦腰細，望之不像武夫，幾不得入門。中國人的臉蛋兒有幾種妙用：「面如傅粉唇若塗朱」之流宜於博美人之青睞，方面大耳宜於弋金紫而居權要，面黑身粗鬚髯如戟的彪形大漢則宜於建高牙而擁大纛。吳的翩翩風度是擲果偷香之一類，下操時德籍教官常以其姿式不合，罰躺在地下，用鎗壓在他的身上以着示警。

郭常常向人說：「子玉前程無限，咱們將來還要仰仗他。」他和吳磕頭拜爲把兄弟，給他錢零用，每逢休假日請他到二太太（如夫人戈氏）家裏大吃一頓。有一會戈氏笑着向吳說：「說句話你莫惱，你大哥常說你將來能做大事，我看你和我們女兒們一樣，走起路來扭扭捏捏，那裏像個坐大轎的人兒？」戈氏後來到洛陽向她的姊妹們說：「我想起從前的話，怪不好意思他。」吳以體力常常遭罰後改入測量科。那時袁世凱正與東方勾結，其顧問守田是駐華軍事間諜領袖。光緒二十九年四月日俄之役，事前袁從軍官學生中挑選一批幹員分赴滿洲一帶刺探消息，其中最著者有吳與陳大有、陳中孚、崔子尉、崔子肅、宮天鵬等十人一組，他們乘着大帆船往來，打扮作買賣人模樣。

一天，舟行於惠風晴日下，大家在船舷上晒着陽光，談天消遣。當中一人：「今日好天

氣，求求風婆莫來。」吳脫口說：「什麼風婆，她來了，我搨她幾鎗！」航海人迷信最深，好像全身性命繫於風伯海神之掌，吳一時不檢觸犯風神之嫌，間直與全舟人爲敵，崔子肅厲聲斥道：「冒失鬼，船出了事，看我揍你不揍！」

吳在「第五縱隊」有功，任務完畢後，調任第三鎮上尉見習員，光緒三十二年升任第十標第一營督察官，是年冬季又升爲營長。三十三年隨營到關外。

這一天，吳帶了二十名盒子炮從北京領餉回到長春來，剛下火車站，無意中遇着翁欽生：翁到長春來料理店務，正作南歸之計，忽覺眼前晃了一個戎服軍裝人影，遠看去像在幾年前被踢出雅座的吳佩孚，他想，「數年未見，怎麼窮秀才倒變成神氣十足的軍官了。他和他是冤家，倒要躲避他才對。」

「欽生！」吳連連地喊着翁的名號，吳的聲音越叫越大，翁越走越快，嚇得面無人色，吳走上前問道：「上那兒去？」翁嚙嚙着說：「上……上大連。」吳說：「玩幾天再走吧。」翁說：「不……我很忙，將來再來拜候你。」

吳執意不放，叫衛兵將翁帶到營裏去。翁臉上蒼白，懷着一肚鬼胎，沉重的脚步，一面走一面想：「烟燈裏不該踢他一脚，更不該趕出蓬萊縣，今天是他報復我的日子了。」

但是吳的想法却是不同：「沒有翁的一腳就不會逃出，尤同當日韓信沒有跨下卽不會掛帥，

離開蓬萊，也不會入營當勤務兵做了營長。「他不但把翁當做仇人，反而殷殷招待請他吃酒並且請他帶信。吳自投軍以來，已有數載，這還是破題兒第一次的家信。他的太夫人和「玉美人」都以爲他早作異鄉之鬼了。

翁玩幾天之後，吳送他川資，並送上火車。翁到家後逢人宣揚：「吳子至做了大官了，還與我交爲莫逆。」

一次風流生涯

吳把太夫人、妻李氏，弟文孚都接到長春來住在張家店裏，這屋子是吳的督察官營副張福來替他物色好的。吳與李氏住耳房，老太太和文孚住正房和店主人張家堂屋相連。

張家姑娘佩蘭長得肥頭大臉，美亦不美，醜亦不醜。她每天和吳老太太在一塊兒，親熱得像母女，後來索性拜在老太太膝下做女兒，叫吳乾哥。每當吳從營中歸來她總是露出一副迷迷的笑臉，問長道短，較之親兄妹有過而勝之。本來吳的相貌確也有潘安轉世之顏，營長在長春人看了也算有權有勢的，張姑娘情竇方開之年，想借拜「乾媽」爲由而拜入乾哥懷抱。

愛情是人類中最具有的魔力，一個血氣方強的青年碰着一個熱情奔放的少女，就是一等號稱柳下惠的君子也要被她攝去三魄，吳是軍人出身，此時也難控制他的情感，不免被捲入終日間愛

河情波之中，豐滿紅潤的面龐，在他的心中再想到太夫人的正言厲色，不由得索索發起抖來了。吳自比關岳，他手下有一位連長牛起順却以牛鼻自居。他早已看破吳的幻想，有一天喜皮涎臉地向吳說：「咱牛鼻是月圓長老，營長倘有使我之處，雖大海龍宮亦所不辭。」吳怔了一怔說：「現在不是打仗的時候，除了操演以外，沒有什麼差使。」牛傻笑說：「營長不要瞞咱，您現在的事比衝鋒打仗更難解決。小將不才，願助您一臂之力。」

吳頗想拿出上司身份禁止他搖唇鼓舌，繼而一想，牛鼻確是個粗中有細的漢子，必要時不妨讓他打打圓場。牛鼻見他無怒色，知道是用得着他的了，遂一面向張家說媒，把大姑娘嫁給吳做二房，張家自然不會不答應，一面另租公館，準備舉行婚禮。他主張用封鎖政策把吳家一家子瞞在鼓裏，到了生米煮成熟飯時再說。

那天正在吹吹打打的時候，忽然老太太帶着兒媳和文孚等找到新巢來了，老太太一股怒火，李氏臉上紅得像炙炭，文孚眼眶中射出一道凶光，一對新人都嚇得軟了半截。老太太帶着凄咽的聲調說：「好兒子，你幹出和乾妹妹拜起天地來了？」李氏說：「好妹妹，你幹出做新娘子來了？」文孚振着嘴說：「什麼乾哥哥乾妹妹，分明是一對狗男女。」

吳陪着笑臉說：「老太太別生氣，兄弟別罵我。事已如此。」
文孚指着他哥哥罵道：「我偏要罵，罵你不要臉。」

牛起順走出哈哈大笑道：「老太太、太太、三爺快別鬧了，不必給人家笑話。太太沒養兒子，娶二房不算違法。來來來，大家見見禮，吃杯喜酒去。」

文孚從鼻管裏哼了一聲，「你是什麼東西——逢迎長官的醜鬼。」

牛鼻大發雷霆：「你是什麼東西，敢罵我！」

文孚劈頭就是一拳，牛鼻閃得快，回敬一腿，兩人揪打起來。李氏在旁淌着淚，張大姑娘嚇得躲在屋角裏發抖。

吳向四面陪着小心說：「一切都是我的不是。你們別打，也別罵了，到這地步，大家不原諒我也不成了。」

太夫人明知木已成舟，首先打了退堂鼓，好好讓他們去罷。

一言之力青雲直上

民國成立後，第三師調駐南苑，曹錕仍為師長，曾演「南苑兵變」之一幕：其時革命黨人為避免流血起見，推舉袁世凱為總統，派員迎之南下，袁恐南下後將受制於黨人，而口頭上宣言日南下合作，乃密令曹等耍了一套「兵變」的戲法，然後假口以北方治安為重，婉拒南下之請。時吳已升任砲兵團長，由娘子關移駐長辛店古廟中。民國元年一月十三日第三鎮砲團劉團長部隊

在娘子關譁變，劉被撤職，以吳繼任。二年二次革命後，袁削除民黨勢力，以海軍中將湯壽潛督湘，袁呼之中將湯，令曹錕以長江上游總司令名義率第三師駐岳州爲之聲援。吳以團長左連爲師部副官長，氣得幾次想走：副官長一席其地位雖重要，可是軍營中往往把它當做馬夫頭兒，任職者以巧言令色爲必要條件，呼之爲牛，不敢應之爲馬。像吳這個氣概的奇男子，其個性與其地位恰恰相反，不但他自己不想幹，他的長官也覺得他是個「不稱職」的副官長。

天下事往往於絕望中閃出新的希望來。一天，長沙某團體開會，湯督與各軍將領均出席，吳代表第三師師長致詞，湯聽了大加稱賞。不久曹到長沙來拜會湯督，湯向曹說：「三哥，你手下有個出類拔萃的人才，請你介紹給我，我學借將的故事如何？」曹問：「誰？」湯說：「就是你的副官長吳子玉。」曹應了一聲，含糊地答着。他平日深佩湯鑄新眼力過人，回到岳州後馬上把吳叫過來談了一會，看不出他是個出類拔萃的人物，可是他覺得湯的賞識是不會錯的，與其楚材晉用，何如楚弓楚得？曹生平の嫵媚處所在，用人不求深解，一口氣竟保薦吳升任第六旅旅長，事無鉅細，必以諮詢。第五旅旅長張學顏有點不悅；以爲「子玉區區之職，今竟與我分庭相抗，將來難保不爬到我頭上。」這是後來張與第三師脫離關係的伏線。

吳以湯一言之力受曹特達之知，更以湘紳一席話算定了問鼎中原的霸業。岳州紳士葉連言於吳：外傳湘人富於排外性，實則湘人重氣節而輕死生，倘北人以征服者態度高壓湘人，則楚雖三

戶，亡秦者必楚；反之如以合作手段，延攬三湘豪傑，約束士兵，毋許動民間一草一木，詩云：撫我財后，湘人必翕然歸之矣。吳聽了這番話，不覺肅然起謝。

民國四年善安會起，袁世凱僭號稱帝，蔡松坡起義雲南。袁恐川督陳宦不可持，令曹以「援川」名義駐重慶監視陳的行動。陳部有三混成旅，旅長爲馮玉祥、伍祥禎、李炳之等。當時陳與湘督湯薌銘爲勢所迫，對袁宣布獨立，袁怒，免其成武將軍之職，（陳駐成都故授爲成武將軍，）以重慶鎮守使周駿爲重武將軍，實即以周代陳之意。五年六月六日袁氣死在新華宮，黎黃陂以副總統依法接位，陳與黎同爲鄂人，首先取消獨立，他却不曾想到取消獨立後既失其都督名號（各省均恢復都督名號，）又不能恢復將軍的地位，所以周駿打着重武將軍旗號演「取成都」之一幕，馮玉祥迎戰不利，李炳之在重慶被曹扣留，陳只得率部倉皇出走。因重慶有曹周兩部扼守，遂取道綿陽，又以道路險要，人馬困頓異常。曹陳雖處於敵對的地位，但陳既決心離川，曹有意送個順水人情，勸他改取水道出川，陳遂下令由綿陽轉趨重慶，他的部屬都出來諫阻說：「不要中他的計，切莫自投虎口。」陳堅決地說：「豈有忍人曹仲珊？」他放心大膽地通過了重慶，曹果然按兵不動，亦無「落井下石」之舉，只有馮玉祥仍由綿陽取道劍閣北上，從此與陳脫離關係。陳部到宜昌後自動解散。